

後漢書

列傳

二十

後漢書

廿一

馬援列傳第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二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陵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

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

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

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

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故援再世

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



馬援列傳第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二十四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稜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

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

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

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

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故援再世

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



官至武司東觀記曰汝字援三兄況余負君平余字聖

馬仲生援東觀記曰汝字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

李主東觀記曰汝字增山連率東觀記曰汝字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

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齊詩師事顯

川滿東觀記曰汝字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出為河南太

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

當晚成良士不示入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甚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

冠不入廬廬舍也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

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

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伴氏畜牧自

牧帥令是特負為護范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閒嘗謂賓

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甲

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

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

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

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見前書薦之於莽

莽以涉為鎮戎大尹莽改天水為鎮戎太守為大尹援為

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負時為增

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正伯稱連

者為尹也率其無封爵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

即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於官援因

留西列隗躡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

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躡使援往觀

之援素與述同里閼注左傳閼閼門也杜預相

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

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谷史記曰谷布十匹前書音義曰谷布白疊布也何

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

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

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

身如磬之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

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誦伯食日吾一沐

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偶人形
禮記曰謂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偶人也備音勇此子
也右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
 何足又稽天下士乎也因辭歸謂顯曰子
 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而妄自尊
 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顯使援奉書
 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
 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入大慙援頓首辭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

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

陞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

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曰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盜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

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

夫來欵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顯與援共卧

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傳也援說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九十四見每接讌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

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曰卿謂何如帝

帝接曰不知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

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曰

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

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

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

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

之會隗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

數以書記責譬於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

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

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

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

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入輕居後不

能令入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與入怨

不能為入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
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
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
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
宗妻曰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
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
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
乃召援討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

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荒豪

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劉汝日案援又為

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

楊廣前別異南天水異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

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

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滿標也言為標

叛之罪為天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

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

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自謂函谷以

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接開至河
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
春小第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
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
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接聞之不
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閉不過夫
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
及械也司馬遷
日衣褚關三木分羹謂
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
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
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矣若復
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
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而春卿拒之今者
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
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男兒溺死何

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

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

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

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

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

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

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义手從

族乎萎腰栗弱也萎音於及今成計殊尚善

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諭且來君叔天下信士

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又

留願急賜報廣竟不荅八年帝自西征蹶至

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阻計允豫未決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會召

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

援因說隗躡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心破

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刑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頭衆
大潰第一解見寶融傳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
歛監諸將平涼列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
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歛奏言隴西
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
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入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
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

拒浩亶隘

浩亶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夾山門兩岸深若

門也詩曰鳧鷖在亶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

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

允吾谷允吾音鉛牙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

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

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

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
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

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

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

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灌溉流通。如冷羌在

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

樂都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

武威太守東觀記曰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此

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

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鄔音。一曰

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

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

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

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

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

擊之，至氏道縣。氏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日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

是漢書本文後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

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

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

寬信恩以待下○劉放曰案此不成文理任

更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

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丞頗哀老子使得邀

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

耳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

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

敢復犯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

舍官良怖急者可淋下伏良甚後稍定郡中

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

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

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

得前秦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

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

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入明須髮眉目如畫

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三寸色埋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

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

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
皆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
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
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
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
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
稱南岳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
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

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

貳反徵側者菴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鷺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

繩之側怨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

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

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

犬外嚮城卑令印卑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

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

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

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

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

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

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醜

酒勞饗軍士醜酒瀆也詩曰醜酒有與毛萇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

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御款段

馬款猶緩也言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

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劉

放曰案文仰視飛鳶跼跼水中或鵞也跼

重當作熏跼跼音都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

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

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

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

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

居風今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

愛列接到交趾立柱為漢之極界也日援奏言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之龍編縣

東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為封溪望海

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

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

駁者十餘事駁非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

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瘡疫死者十四賜

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

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裴氏廣

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

丈餘初成懸於庭刻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

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還上之因表

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

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

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

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近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

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接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馨丁氏身中備

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

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欲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膺欲小季助欲長翳薄欲厚而緩翳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韉音居苟反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

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

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

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

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

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

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

乎先生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

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

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

兒女子手中邪翼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

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

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

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詔百官祖道

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

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

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

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

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

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松尚舞陰公主爾雅

曰女子之夫為壻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下大

人柰何獨不為禮 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統也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松由是恨之二十

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 注水

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盤瓠之子

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漁作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

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

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

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

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 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

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

鄉也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

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

今辰列沅陵縣雋音字充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

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列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

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

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

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

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

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

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

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

奔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

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

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

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

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奔得書奏之帝乃使虎

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
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接往遂因事陷之帝大
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
議並余之子也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入過失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入長短
妄是非謂譏刺正法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
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
交衽也詩

云親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之褱也女施
衿結帨爾雅曰襦綌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
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
命毋戕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也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
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
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
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効
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
輒切齒列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
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
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
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
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
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接誠書示之松
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
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陽義清縣東北

今名固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接在交

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

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

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

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

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

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橐葬

而已

裁僅也與纜同稟草也以不歸舊坐時權葬故稱稟

賓客故人莫

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

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

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

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

功

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也

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衆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

故高祖赦崩

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崩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橫初

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花見前書

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丙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

章邯畏口而奔楚

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

心使還報邯畏趙

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將攻

高議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

豈其

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未見猶下計也詩云巧言

如簧類善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首

西列欽慕聖義開關險難

開關猶

觸冒萬死

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只豈顧計哉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縮為我呪

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縮之首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寧自知當要

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

躡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

西州及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

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

轉規

規負也孫子曰戰如轉負石於萬仞之山者勢也

遂救倒懸之

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

存幾亡之城幾音

近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

空郡

守音式授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

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吝音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屬

交列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

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及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三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

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以閒

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

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

伯篇也，畀與也。昊天，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

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

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波頃孰滅之齊滅之曷

有繼絕存亡之功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彭越之義前

曰彭越為梁王藥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

事越頭下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

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

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誦韓詩前

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辭言嫻雅嫻音閑嫻雅

者回旋皆中規矩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

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朱勃未十二右扶

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

者試守一歲乃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

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

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

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

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以報以其縣見穀初援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兄子壻王磐子石字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

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

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

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

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俠也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蘓

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

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

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

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

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

受誅之家容因事生亂劉放曰按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容

蓋是容字容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為趙王貫相貫

高祖不禮趙王高 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

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

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 帝怒乃下郡

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

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

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以名臣

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 南宮也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

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

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

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

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

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

知外若訥而內沉敏援甚竒之以為將相器

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為客卿 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援卒後

客卿亦夫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

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

伊尹負鼎以干湯，允武與寶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謂識寶固梁松王磐矣。呂种等皆如呀言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

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少矣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

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

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

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擊武谿，無功卒于

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

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

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

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

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

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

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奉獻冠幘，綴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

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

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夫改政移風，必有

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

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

語曰當持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

行劉放曰按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亦去華

飾素簡所安發百聖性言儉素約簡此誠上

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

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勸勗法太宗之隆

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

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

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幃帳去錦繡乘

輿席緣綵繒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易曰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二爻詞也巽下震上鄭

象又玄體兌兌為毀誠令斯事一竟竟猶則

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神明可

通金石可勒而况於仁心乎况於行令乎願

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

殺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
夜誦者其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

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

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注楚詞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

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潁陽侯以特進

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

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

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

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

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

之舅厚加贈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

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

三年鄧太后紹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

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

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

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

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翼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

南望曲谷

灑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

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罷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閒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

中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入萬餘降詔徵防還拜

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

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

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

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

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

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

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

防所上也鮮見章帝紀子鉅為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

也從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

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

求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

著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日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

○劉攽曰注士冠筮於廟門案文少一日字特拜為黃門侍郎肅

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

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中山王馬以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以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

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

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

其令許侯思憇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

思憇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

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光為人小心周密

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

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

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

腹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

王當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

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
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
上書迎光喪葬舊營詔許之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

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
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

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
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

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
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

記曰余平時嚴七歲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
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然會述失郡居沛郡建

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
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

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而好擊
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

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
擊劍習騎射劉放曰注其故門
生案門生無故者當
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

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
酒陳元因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
受之
人咸器異之大人長者仕郡督郵援常與計
議委以家事第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

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

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

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讓遂更徙北地斷

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

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

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

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

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

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

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

今祭之見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

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鯨為

郎鯨音持今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

召見宴昵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

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言王者代天官

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

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
太守專列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
徧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
法中音陟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列
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說倪音五考反說音悅涼列刺
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
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
別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
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

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

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

不察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

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

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

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

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

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

左傳鄭十產誠子詞也如此綏御有體

災眚消矣

眚亦災也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
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不五官中郎
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
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
西域置伊吾廬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
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
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

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隱郡界清靜時
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
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
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
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
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
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
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

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仇歆唯續融知名

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

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

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頌

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

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

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

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

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

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

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

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虫入江海化永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

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

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

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

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異隴南靜駱越西屠燒
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
廖之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而漚三命而俯循命滋益恭一命而僕再
命而漚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亦莫余取悔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字文升扶風郿人也其先世徙居扶風茂陵援少孤母兄俱亡年十二哀其無依乃自刺股肉食之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二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

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

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

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

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

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
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
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
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
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
州密縣
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
日誨爾諄諄音之順
及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宓子賤爲
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部謂呀
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

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

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

吏吏不取入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

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

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入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

不歸性 守令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

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

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

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

遷茂為京部丞密

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

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

為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額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

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

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轉為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

祭酒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持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

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

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今以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曰續漢書皆作宣德侯賜几

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介單複具謂之襲復以茂長

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

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

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

不其縣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琴卒子訢嗣

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

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

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

當時劉放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休字

平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屬南陽郡後王莽秉

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
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
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
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
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
衆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
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
者相望虓虎怒也詩曰關如虓斯固倥傯不
虎嬰城言以城自嬰繞

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傯窮困也給足也卓茂斷

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專一也書時已七

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

君表間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

為築官而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越關阻

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

仁犯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曾率斯

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怨謂為人所

曾恭傳 弟丕

後漢書

魯恭守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
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
哀平開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
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莞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推數父某建武
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
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日貨財
日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
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
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

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
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
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
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
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
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與音豫也
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
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
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入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
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
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
罪恭貫不問貫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
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
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

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

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又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

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

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
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

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列舉尤異會遭母喪去
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
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
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具不食憂在軍役
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
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
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
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入懷恐懼帝
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

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蹕入蹕和帝章和二
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
出故百姓三
持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

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
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
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
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
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入

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

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

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

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

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

夫戎狄者四方

夷平也肆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淳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

無為今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入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

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

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

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

而吉也○劉放曰誠來有我而吉夫以德勝

入者昌以力勝入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

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棄其虛

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

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十六年竇

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

還下獄免白山之難不絕如縱也言彤固俱

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都護

故曰如縱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縱也

陷没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

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

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

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

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

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

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

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

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頌天心書奏

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

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

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

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

州高苑是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

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賕曰購其渠帥

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

千乘國今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

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

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

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

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

儀曰昌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

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

第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

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恭為

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

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

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

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

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

以行也所以助仁德頌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

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

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愛民息事

之原進良退賤之化月令曰孟夏命人刷贊

爵出祿必曰人曰及曰改曰長均對考驗連

為善者善

漢官儀曰

董領京師及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

勞求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上逆

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曰

用事始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經曰后以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始卦象曰天下有風

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言君以夏至之

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

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

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行者尚

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冗散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

以行也所以助仁德頌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

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

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愛民息事

之原進良退賤之化月令曰孟夏命人刷贊

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

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

董領京師及輔三河弘農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

勞求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上逆

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曰

用事始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經曰后以

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始卦象曰天下有風

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言君以夏至之

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

卦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行者尚

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冗散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

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舍論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

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

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兩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又曰仲夏

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酉

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天陵之氣為害也天陵星名春

秋合誠圖日大陵主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

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

之制可從此今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

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

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

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

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

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

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今周

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且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夏

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

羊為朔設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儀卜得吉日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

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煦噓萬物養其根芟芟草根也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

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

漸辭也馴順也言陰以甲順為道漸至顯著猶氣復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

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

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

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

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翼承天心順物

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

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

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

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

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統皆覽區中

乎十一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

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

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

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

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

乎辟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

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

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

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

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平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

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

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

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

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

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
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
刑課第一擢拜青列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
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次罪
之前書曰司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
冠二歲刑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後興魯
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
官丕止不聽學官謂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
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

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

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

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

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

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

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

入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

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幄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

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

遷中散大夫

續漢志曰秩六石無負

時侍中賈逵薦丕

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

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今黃香等相難數事帝

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

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

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

甄別也

衣服之賜誠為

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

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

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

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

皋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

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

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

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

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於芻蕘也

既顯巖穴以未

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

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

鄧騭舉丕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

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鉤

世有禮義

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

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

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

之吏或相毀訞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入

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

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頌陵時盛冬地凍

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

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太匠過也

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手勤為太

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

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

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

崎音丘寬

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

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也論語曰曾子日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

長史

大將軍梁冀也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

為東海相

東海王疆會孫臻之相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

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

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

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

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

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

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

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

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

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

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

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甄每引見寬常全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帝

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

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

浴說文曰澡手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

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客不堪之罵曰

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

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

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

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

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

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

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以

事上開封還鄉侯六百戶錄選音中平二年卒

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

列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

愛及胎卵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綏

卓卓魏劉列傳第十五

張桌同李荆安校正

